

西歐封建时期哲学观点的斗争

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特臘勃謙別爾格教授講
中共中央高級党校哲学教研室譯

中 共 中 央 高 級 党 校





西歐封建時期哲學觀點的鬥爭

一 封建制度及宗教思想的專橫勢力

在奴隸制度毀滅性危機的基礎上發生的一系列殘酷的階級搏斗以及野蠻人的入侵，宣告了西羅馬帝國的終結。奴隸革命使煊赫一時的羅馬帝國归于滅亡，在羅馬帝國的廢墟上產生了新的社會形態——封建主義來代替衰朽的奴隸占有制。羅馬帝國的崩潰是具有世界意義的事件，它标志着西歐古代的終結。五——八世紀的希臘羅馬文化，就此被新的封建文化所代替，基督教是封建文化的思想基礎。

斯大林給代替了奴隸占有制的封建的生產方式下了一個精確而深刻的定義。——在封建制度下，生產關係的基礎是封建主占有生產資料和不完全占有生產工作者便是封建主。雖已不能屠殺，但仍可以買賣的農奴。當時除封建所有制外，還存在着農民和手工業者以身勞動為基礎占有生產工具和自己私有經濟的個人所有制。這樣的生產基本上是與當時的生產力狀況相適合的。鎔鐵和制鐵工作更進一步的改善；鐵犁和織布車的散佈；農業，園圃業，釀酒業和制油業的繼續發展；與手工業作坊并存的手工業工場企業的出現，——這就是當時生產力狀況的特征。

新的生產力所需要的是在生產中能表現某種自動性，願意劳动，對劳动感覺興趣的工作者。

因此，封建主就把奴隶抛弃，因为奴隶是对劳动不感兴趣和完全沒有自动性的工作者；而宁願利用農奴，因为農奴有自己的經濟，有自己的生產工具，具有为耕种土地并从自己收成中拿一部分实物交给封建主所必需的某种劳动兴趣。

私有制在这里已經繼續發展了。剥削几乎仍如奴隶制度的剥削一样殘酷，不过是稍許減輕一些罢了。剥削者和被剥削者間的階級斗争，便是封建制度的基本特征。」^①

每一个封建主都是自己領地的「皇帝和上皇」，他們在自己的領地內設有法庭和懲罰机关，統率軍事力量，有時甚至還自造錢幣。封建主的政治作用和相對的獨立性，取決于領地的大小、人口密度和富饒情況。这样就形成了封建主階級的複雜的數階制的等級——从普通的武士，經由男爵、伯爵等等直到國王或皇帝。所有这些寄生集團，都是农莊遭受殘酷剥削的農民羣衆過活的。

隨着封建主義的成長，手工業主要是在城市里也不斷發展起來。小市民手工業者成为了封建社會的第二个被剥削集團。除了農民和封建主之間的階級斗争以外，劳动羣衆、市民和城市貴族——富商、高利貸者，大手工業作坊所有者之間的斗争，也激烈展开了。

在封建主階級內部，特别是在世俗封建主和享有特权的僧侶之間，經常不斷發生冲突。

当时在西歐，天主教会在封建思想領域內占据統治地位。教会的宗教思想之所以具有專橫勢力，是因为它充當了替統治階級維护剥削制度服务的重要角色，这时，僧侶封建主是整个封建

① 「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莫斯科中文版，第一五七——一五八頁。

主階級中的強有力的部分。

教會掌握了西歐全部耕地的三分之一，積累了大量財富。教會把以羅馬教皇為首的中央集權的組織，與許多分散的王國、公國和其他較小的封建領地對立起來。學校完全掌握在教會手中，哲學為教會服務，教會的教義同時也是政治信條，聖經上的詞句在任何法庭上都具有法律的效力……「神學在腦力活動的一切領域內的這種最高統治，同時也是教會成為現存的封建制度的最高的綜合和裁決的必然后果。」^①

中世紀的世界觀，拿恩格斯的話來說，主要是神學的世界觀。在生產力的發展速度非常緩慢的條件下，在封建主人為地主直接生產者中的基本羣眾即農民處於愚昧無知的狀態，而農民過著極端貧困與完全無权的生活的條件下，所謂基督教神學的迷信制度，曾經長時期地從思想上支持並保衛殘酷的封建剝削制度。

羅馬天主教教會是一個世界主義性質的組織。

羅馬教皇（他們屬於不同的民族）妄想使任何一個國家的僧侶都服從自己。教會有自己語言——中世紀的拉丁語，有自己的法庭，自己的法律與特權。羅馬皇帝，象一個海怪似的，把自己的觸角伸展到每一個天主教國家裏，榨取人民的錢財，束縛人民的文化發展。但是，羅馬的主教們並不以此為滿足，他們還企圖消滅獨立的封建國家，建立羅馬天主教教會的世界政治統治。由「聖」奧古斯汀早在五世紀就提出的「世界神權政體」的思想，得到後來許多中世紀哲學家和法律

① 「馬恩全集」第八卷，俄文版，第一二二八頁。

学家的支持。

在封建社会中占有如此特殊地位的宗教，也在階級搏斗的思想形式中反映出來。農民、市民和僧俗封建主的階級斗争以及統治階級本身內部的冲突，都不可避免地帶有宗教色彩。反对封建剥削制度的發动，同时也是「異教」运动，即反对占統治地位的教会的教理、信条的斗争。

与奴隸占有制社会相比，封建制度是前進了一步。但是，从古代到中世紀这种过渡的特点，却是極度的衰落。当时手工业衰退了，商業停頓了，人口众多的、一度振兴的羅馬帝國城市衰落了，生活的中心轉移到了農村。代替依靠剥削奴隸劳动而發展起來的古代社会的文化的是粗暴的野蛮行为，在这种情况下，粗淺的讀書識字成了稀有的現象，宗教狂的濁流到处氾濫着。

情況在逐漸改变着，封建的生產方式也發展起來了；从十一——十二世紀起，城市及城市行會手工业發展了，商品貨幣关系發展了。这些進步也在思想上反映出來。

恩格斯指出，如果「把中世紀看做是由于上千年普遍野蛮統治所造成的历史進程的簡單中斷」，那就大大地錯了。我們还必須估計到中世紀时期所达到的巨大進步。

但是，如果对中世紀和中世紀的文化估价过高，对当时所达到的進步萌芽过分誇大，那就更加有害了。因为，現代資產階級正在那里力圖利用中世紀的蒙昧主义以滿足帝國主义反动統治的需要。帝國主义資產階級把天主教和天主教哲学，看做是跟進步的民主陣營進行斗争的思想武器，看做是摧殘科学知識、使劳动人民在爭取持久和平和真正民主的斗争中迷失方向的工具。

今天在美國和馬歇尔化的國家里，資產階級思想家正在搬用僧俗蒙昧主义这付生了鐵的盔甲，重新把聖奧古斯汀和阿奎那的哲学搬出來，作为自己的盾牌。他們之所以这样力圖复活中世紀的

蒙昧主義，完全是因为帝國主義時代階級鬥爭更加尖銳，資產階級文化及其哲學日益衰敗腐朽。

現在，帝國主義反動勢力集中在美國，因而美國成了中世紀蒙昧主義的中心，在那里有十所天主教大學，有許多「新經院哲學家」和「新托馬斯派」的團體，而羅馬教皇已成為美帝國主義的順从的走狗。

二 經院哲學是中世紀蒙昧主義的哲學

在紀元後最初几世紀，由所謂「教父」制定的那种形式的基督教教理，通常叫做「教父學」。極端的狹隘性和偏執性，對科學知識的強烈仇恨，對極其殘酷的階級壓迫和剝削的偽善的辯護，——这就是這個思想體系的不可分割的特點。

最初的一「教父」之一迦太基人德爾圖良（一六〇—二三〇年左右）曾說過：「正因為是荒謬，所以我才相信」。輕視知識和理性，憎恨唯物主義哲學，頌揚盲目信仰——这就是德爾圖良著作的基本思想。

另一個「教父」——中世紀天主教的首腦，北非天主教奧古斯丁（二五四—三九七〇年），人們稱之謂「聖」奧古斯丁，他反對古代唯物主義者的「多神教」哲學，根據神祕的唯心主義的新柏拉圖主義創立了自己的學說。

奧古斯丁是剝削制度的狂熱的保護者。他生活在世界強國羅馬崩潰的時期；他在世時，即在四一〇年，阿拉里赫的野蠻人侵吞并掠奪了「永久之都」羅馬。在宗教狂奧古斯丁看來，全部歷史乃是在人類建立「神之都」的上帝的信徒與組織世俗國家即「地之都」的魔王的爪牙之間的斗

爭。教徒奧古斯丁鼓吹說：讓「凱因之子」^{註二}所創立的羅馬滅亡罷，「不朽的世界神國」將会在羅馬的旧址上建立起來。蒙昧主義者奧古斯丁宣稱僧侶權力高於世俗權力，並為羅馬教皇的世界統治進行世界主義的宣傳。至于談到那些挺身起來反對物質與精神壓迫的「異教徒」，這位曾偽善地描寫過「對親人之愛」的「聖」神學家主張活活燒死他們，為的是不使他們「僵化在迷途中」。

奧古斯丁用虛偽的、詭辯的論據保衛奴隸占有制和私有制。他主張窮人應安心于自己的窮困地位并附首貼耳地等待「另一世界」的恩施。

奧古斯丁在自己的學說中露骨地表現了封建世界觀所特有的虛偽的禁慾主義、鄙視肉慾和物質世界的思想。

當然，這種「禁慾主義」一點也不妨礙僧俗封建主大吃大喝、窮奢極惡和流淫無恥的生活。

同時，他把對「罪孽深重的」自然界的科學認識的發展一筆勾銷，并威化勞動羣衆，使他們相信貧困和苦難是自然的、神聖的。這兩種諭謬中的無論那一種諭謬，都是符合于把自己的幸福建築在人民的貧困和愚昧之上的剝削者的利益的。

六世紀以後，第一個「教會首腦」——羅馬主教的作用加強了。正是從這個時候起，羅馬主教就更名為「教皇」。

羅馬——它過去數世紀以來一直是大帝國的首都——基督教團體占有特殊優越的地位。羅馬

註一 據宗教傳說，凱因是亞當和夏娃的兒子，他殺死了他的弟兄，因此他是罪人的始祖——暴者。

教長竭盡其詭詐和罪惡之能事，搜括了大量財富，並建立了一種目錄中央集权化的各級教會管理制度。

羅馬教皇製造了許多假文件以便从思想上論證他們自身的統治地位。基本的假文件之一乃是似乎出自皇帝君士坦丁（四世紀）之手的一個文書，即所謂「君士坦丁的恩賜」。教皇統治的歷史就是偽造、殺害、勒索及其他刑事罪行的歷史。羅馬天主教會就是認為羅馬教皇是永無虧誤的，宣稱他是「神」在人間的「代理人」。誰要是懷疑這一點，羅馬教會就宣佈他犯異端，用害他——把他投入監獄，对他進行拷打，施用大刑。

其實，正是這些「神的代理人」做出了最慘無人道最卑鄙的滔天罪行。

十一世紀末叶天主教會統一起來，日益堅決地鎮壓反對天主教的人們。于是就最終形成了基督教封建主義特有的哲學——經院哲學，它是占統治地位的封建主的官方哲學，斬斷了學校教育的領域。

經院哲學具有模倣和折衷的性質。經院哲學家按照宗教的樣式改造古代的唯心主義學說，使它適合基督教教義，為基督教教義服務。

教會作用和中世紀思想的一般性質決定了經院哲學的地位。哲學是神學的婢女。哲學的階級任務是：感化羣衆，使他們相信，封建教階制度、等級不平等和階級压迫都是上帝所親自安排好并神聖化了的，一切反对这种剥削制度的斗争都是違上帝的意志。

經院哲學家运用了膚淺的、毫無內容的、人为的手腕，以便諭誑、維护官方教會的思想体系，并把它系統化。經院哲學結合着宗教的狂熱和偏見，把一切自由思想的表現都絞殺掉。極端

唯心主义和極端形式主义——这就是中世紀經院哲学的基本特征。

經院哲学的影响非常大，它是在十三世紀最終形成和系統化的，这是由一系列的社会和歷史原因所造成的。

这时，城市及城市手工业行会制度的作用加强了，商業、貨幣流通和高利貸发达了。中央集权化了的天主教教会首先享受了由于經濟高涨而得到的好处，教会的財富飛速地增長起來。然而，在十三世紀達到頂点的羅馬教会的威力，被人民羣众日益壯大的社会运动摧毁了。

封建制度的發展同时就是封建制度所固有的一切矛盾的發展。商品貨幣关系的加深引起了封建主对農民和市民的進一步壓榨。城市中的階級分化加強了。結果是采取「異教」冲突形式的階級斗争尖銳化了。

羅馬教皇設立了宗教裁判所的特別法庭來对付那威脅着整个封建制度的異教，这个法庭長时期來所進行的暗無天日的活動充滿了非人的殘酷罪行。羅馬教皇當局为了保衛宗教裁判所，把多米尼克派重新組織成一个僧团，命名为「神犬」僧团。多米尼克派的競爭者是法蘭西斯派，他們为了進行煽动，在某种程度上堅持反对当时占統治地位的教义的观点。

城市發展了，「異教」更加頑強地抬頭了，在这种条件下，擺在羅馬教会面前的任务乃是巩固它的「理論基礎」，在巴黎，在意大利和英國的一些城市，在布拉格和科拉克創办了第一批大學，后来这些大學就成了神學經院哲学的蒙昧主义的策源地，但是在大學里也逐漸形成了一些哲学派別，它們从内部來破坏經院哲学。

十字軍远征这一封建擴張的軍事的——殖民主义的意圖的后果之一，就是使西歐知道了文化

水平較高的東方各民族、拜占庭和高加索。特別重要的是還從當時阿拉伯管轄下的庇里尼亞半島和西西里島傳來了阿拉伯語言文學。

十二世紀末叶到十三世紀初叶，亞里士多德的主要著作都從阿拉伯文譯成了拉丁文。通過這種複雜的多重的翻譯（從希臘文譯成敘利亞文，再從敘利亞文譯成阿拉伯文，最後譯成拉丁文），西歐才讀到了亞里士多德全集。

教會偽造的亞里士多德，很快就成了中世紀哲學和科學的主要权威。然而赫爾岑曾着重指出這：「不應忘記，中世紀的亞里士多德不是真正的亞里士多德；而是適合天主教精神的亞里士多德，是受戒的亞里士多德。」^②

經院哲學家企圖利用亞里士多德的學說來達到自己的神學的目的，并用它來論證和保衛天主教。當然，如果不對亞里士多德的哲學粗暴地施加壓力，如果不對他的哲學進行根本的歪曲，就不能達到上述目的。列寧指出：「僧侶主義殺害了亞里士多德的活生生的東西并把殞死的東西埋固下來。」^③

十三世紀中叶的階級情況和思想情況決定了一系列經院哲學體系的出現，這些體系充分地反映了中世紀的蒙昧主義。在這些體系中，形式邏輯的經院哲學的奸詐詭計是和識別「妖魔」，屠殺「異教徒」的指令，是和確立天主教教會的世界統治的口號結合在一起的。「論証」對勞動人

① 赫爾岑「研究通信」，一九四六年俄文版，第二七頁。

② 列寧：「哲學筆記」，一九三八年俄文版，第三二三頁。

民的實性的剝削，替封建的階級制度作辯護，窒息進步思想——多數就是這些經院哲學体系的基本作用。

意大利多米尼克分子福·瑪·阿奎那（一二二五——一二七四）的學說有過極大的影响。被天主教教会奉为至聖的「聖」阿奎那，想要撰寫一部統治中世紀思想的百科全書，以使用伪造的亞里士多德學說來論証基督教的教義。阿奎那在他的許多大本書，不僅解釋了什么是神學和經院哲學，而且还解釋了什么是國家、經濟、法律和道德。

十九世紀末叶，根据教皇列甫第十三的指令，阿奎那的學說「托馬斯主義」被宣佈为天主教教会唯一真正的哲学。現代帝國主义反动派的思想家正在替那些鼓吹「新托馬斯主義」的學派找理論根据，他們寫了數十本著作，出版了許多雜志來恭維这位「神聖的」宗教狂，他們把阿奎那的學說說成是与現代自然科學「相適應」的學說。事情竟弄到如此荒謬絕論的地步，甚至把阿奎那的名字和利用原子能的方法的發現联系在一起。

所有这些都是現代腐朽的資產階級哲学的極其顯著的特征。現代資產階級哲学后退到七百年以前，在中世紀的臭名昭彰的蒙昧主義者中为自己物色合適的同盟者。

阿奎那死后遺留下了一系列系統化的綜論或如当时人們所說的「大全」。「大全」是建立在十分抽象而極其瑣碎的公式的基礎上的；它分成數百个問題，這些問題又分成許多「小問題」，這些「小問題」構成大小章節。每一章節都是用一个一定的，一成不变的空洞的公式开头的。全部这个混乱而龐大的体系充滿着許多形式主义的術語的主義，「贊成」和「反对」的證辯論據，从「聖著」和其他虛構的「权威著作」中援引的無數引文，以及無終止的三段論法的套

阿奎那認為：經院哲學不应当和神學对立，前者之低于后者，如同人的理性之低于「神」的理性一样。哲学应当全力为神学服务。

根据阿奎那的学說，自然界是上帝「从虚無中」創造出來的，它永远受上帝的支配。物質是一种不定的和消極的可能性，只有觀念形式才使物質真正存在。

根据阿奎那的学說，自然界是天上的神國的支柱。世界上的一切都是按照等級階梯來安排的，在階梯的天主部分的最高層的是上帝，在它的人間部分的最高層的是上帝的「代理人」——

羅馬教皇。每一級下層都以高層為自己的目標并趨向高層；总的說來，整個体系則趨向上帝。

教階制學說和神學貫穿了阿奎那的全部哲學。馬克思和恩格斯曾寫過：「教階制度是封建主義的觀念形式」。哲學体系中的教階制度乃是對封建制度的現實的教階制等級學說的辯護。

典型的經院哲學家阿奎那对自然的任何現象作偽科學的「解釋」，是在于指出事物的某种神秘「形式」或隱蔽的性質。缺之所以可長：是因为鐵具有異性的「形式」或「天性」等等。当自然界各个現象中顯示出了某種新的特性时，經院哲學家对这些事实不加考慮，也不去研究，却去發明所謂「隱蔽的性質」或「二性」。

后来，十七世紀法國戲劇家莫里哀嘲笑這些經院式的空洞的「解釋」說：「鴉片之所以能麻醉人，是因为它具有麻醉的本性」。

这种「戲謔的解釋」怎样敌視科学怎樣阻碍着真知灼識的進步是十分明顯的了。經院哲學幾乎似乎存在着物体的「自然」位置及运动的「完成」和「不完成」形式等等的各种理論，也是同样

反動的，經院哲學家把这些東西硬加給整個自然界。重的物体之所以下落，是因为它的自然位置在地球中心，輕的物体之所以上昇，是因为它的自然位置在天上；水之所以頂掉唧筒的活塞而流动，是因为水的本性是「懼怕真空」；圓周运动是「完成的」，直線运动是「不完成的」等等。

阿奎那和整個經院哲學把亞里士多德——托勒密用聖經上的神話調制而成的地球中心說看成與宗教教义一样，無怪后来哥白尼的學說被宣佈为「異數」了。在經院哲學家看來，地球是世界的靜止不动的中心，固着于一些硬的、發光的球体上的太陽、月亮和五大行星圍繞着地球旋轉。聖者的灵魂所在地，大彗星，是宇宙的界限，宇宙之外住着上帝。在靠近每一个星球的地方，都有一种使星球转动的特殊的灵魂。

現實世界是由四大要素——土、水、空气和火組成的。天体則是由第五个要素組成的。地球受偶然性所控制，土天則被理性所控制。

在經院哲學家看來，人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和模樣」創造出來的，人居住在靜止不动的地球上的宇宙中心。自然界的一切都積極地或消極地適應这个中心，太陽給它以光和熱，下雨是為了潤濕耕地，貓生來是为了吃老鼠。地震和破壊性的暴風雨是上帝对人們罪惡的懲罰或对人們的威嚇。

靜止不动和閉塞的世界的不变秩序和它的嚴飭的數階制度，明顯地反映了發展得極其緩慢的，停滯的封建社會的結構。

阿奎那和其他官方的經院哲學家一样，認為科学的作用就是做「神學的順从的婢女」；絕不允许科学超出上帝信念所規定的範圍。科学的職責是用自然界各个現象領域內的「例子」來証實

聖著的內容，用這些例子來闡明創造了如此宏大的世界的「至高無上者的英明」。他們是這樣來「解釋」人類解剖學中大家所公認的事實的：比方說，人類有機體里有一條長的腸子；這是「因為」上帝預先考慮到這個恰好適當的長度，為的是在食物通過腸子時，人能夠想到上帝——創造主和它的英明。

在經院哲學的著作中，數學知識的萌芽變成了數的神祕論，天文學的觀念變成了妖法，變成了占星算命的占星術，物理學的知識變成了魔術，變成了關於符咒的「科學」，變成了創造奇跡的藝術。

比方說，阿奎那的最近的先驅者——德國經院哲學家「偉大的」阿里貝爾在他的著作「論草、石和物的特点」中會寫過：「如果我們把一支玫瑰、一克芥子和一只老鼠爪子移抽在一株樹上，那麼，這株樹就再不會結果了。如果我們把上述東西放在一個網的周圍，結果，魚就會聚集到網里來。如果用毒桂樹的樹葉包上一只田鼠的小腿，然後把它放到馬嘴裏，馬就會由於恐怖而逃跑。如果把它放在鳥巢里，鳥蛋就再也孵不出小鳥來了」等等。^①

作為科學的化學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煉金術。煉金術的研究對象是一塊神話般的「哲人之石」或「智者之石」。煉金術者斷言說，這塊「石头」乃是神的實質的物質原形，它能夠創造奇迹；變不值錢的金屬為黃金，使人延年長壽，永遠保持青春。

阿奎那所保衛的是最野蠻的迷信制度，他的著作的許多章節都是講神怪學，即关于魔鬼及其

① 「中世紀論文集」，C、D、斯卡金主編，俄文版。

「僕人」女巫和魔術师的學說的。他狂熱地宣傳必須殘酷地迫害「異教徒」，根據阿奎那的學說看來，「為了他們本身的幸福」，必須把他們處死。在把宗教裁判所判定有罪的異教徒，行渡給世俗政權時所采用的一條慣例是：「尽可能溫和地和無需流血地來對待他」。就是說，活活燒死。

「經院哲學和神學之王」所頌揚的是社會不平等制度和剝削制度。阿奎那曾寫道，提高自己的等級是罪惡的，因為等級的劃分決定于上帝。「按照神的和自然的權利」，臣民應當絕對服从由上帝親自建立並為上帝的意志所支持的君主國家政權。

但是，根據阿奎那的體系，服從世俗政權的僅僅是人們的肉體，而不是人們的靈魂；至于最高的、無所不包的政權則屬於教會。阿奎那認為，羅馬教皇是「基督的代理人」，作為藩臣的一切世俗君主都應當服從他。中世紀蒙昧主義者宣稱，既然上帝高於人，因此，靈魂也就高於肉體，教會的僧侶權力高於人間的國家。目的論的唯心主義經院哲學家就是這樣「論証」天主教教會和僧侶封建主高於世俗封建主的。

阿奎那是主張神教獨裁的思想家。因此，現代極端反動分子都把希望寄託在他身上，並不是偶然的了。

十三世紀，在阿奎那及其許多信徒的學說里，最終形成了經院哲學的邏輯，這種邏輯具有空洞無物的形式主義的性質。

經院哲學邏輯，這是進行爭論、論証和分類的形式邏輯的藝術。經院哲學邏輯學家對內容很少感到興趣，在他們看來，重要的是規定、區分、并列、分類等的外部形式。經院哲學家並不打

算去發現什麼新東西，他們認為，真理老早以前就破宗教用絕對的和確定不移的形式規定下來了：

赫爾岑指出：「經院哲學家在背後尋找真理，他們想把真理通通学会，他們想，真理完全寫好了，因而，當然他們就裹足不前了。」

經院哲學對發展自然科學不感興趣，它完全拒絕接受經驗。經院哲學家曾經一連几天爭論「田鼠有沒有眼睛」，他們只顧爭論，完全不想通過最簡單的觀察來解決這個并不複雜的問題。

經院哲學家的拿手好戲，就是從事純粹咬文嚼字的辯論（「口头主義」）；他們的方法就是一個三段論法連着另一個三段論法的演繹法。他們的支柱就是假权威。加利略曾談起過有这么一個經院哲學家，他在解剖學家那里搜眼看到神經通向大腦，而不象亞里士多德所說的那样，通向心臟，他說：「真的，你把這一切表明得這樣明白，如果不是在亞里士多德原著當中講的是完全相反的東西，我是會相信你是對的。」

經院哲學家為了修飾自己的毫無用處的藝術，便寫了許多文章，題目都是「耐人尋味」的，比如：「帶誰在被上帝創造出來時有多大年紀？」；「是什麼東西把豬拉到市場上去的——是手還是裡子？」；「一天空里的玫瑰有沒有刺？」；「萬能的上帝能不能創造一塊連他自己也搬不動的石头？」。

中世紀的自然科學處於這種可憐狀況的原因究竟何在呢？其原因基本上有兩個：第一，缺乏生產實踐方面的決定性的推动力量，因為中世紀歐洲的生產力和技術的發展速度非常緩慢，當時技術的特點是極端的保守主義，對技術知識和計算的需要非常有限。中世紀的思想家沒有親身體

驗到實踐的推動作用，所以很容易斷絕自己和實踐本來就微弱的那種聯繫，他們脫離了實踐的監督，從而陷入了神祕主義和毫無成效的經院哲學的迷宮。

阻碍科學發展的第二個原因是宗教世界觀的有害影響，這種世界觀反映了統治階級在其教會組織——羅馬天主教教會中的思想意識。

可見，即使從這一方面來看，科學的緩慢發展，更確切些說，科學的被歪曲，科學的被閹割，也是由封建制度下的統治階級的利益所決定的。結果，宗教對科學的影響占了優勢地位，宗教把科學從蒙昧主義和僧侶主義的敵人（一切真正的先進的科學都是這樣的），變成了神學的頤從的婢女。

但這種情況只能存在到社會的生產力、社會的技術還处在幾乎停滯狀態的時候。生產較為猛烈的發展，不可避免地一定會使科學掙脫教會奴隸制的鎖鏈，轉而使科學成為反對教會的戰士。

為了「論証上帝確立的封建秩序」的重要性，經院哲學較生動思想的一切表現，使人們不去注意生活與知識中的迫切需要。隨着封建體系內部開始暴露出最初的裂痕和出現了未來的萌芽，同時也就顯示出了官方經院哲學開始崩潰的最初征兆。

三 封建哲學的進步趨向

整個封建形態比起奴隸占有制形態來，是進步的形態。封建生產方式為生產力的發展開辟了更大的可能性。在封建主義內部，歷史上比較進步的資本主義關係產生了並且逐漸成熟了。遭受